

· 科技界声音 ·

为了避免个人难堪或麻烦,从提名到选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的院士选举全过程保密,只有院士参与,候选人也不应该知道自己被提名,公众只知道最后的当选人名单。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院士选举有机构和公众的参与,从提名的有效候选人到每一轮选举结果,都会在媒体上公开。这种差异有体制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对院士身份不同方面的强调产生了非常不同的激励作用,在美国,科学院像私人俱乐部一样按自己的规则运行,实行学术自治;院士选举只考虑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没有宗教、政治、种族等因素。学术水平只有真正的同行才能评价,因此整个过程只有院士参与,没有公众和外界的介绍。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院外籍院士 何毓琦**

《人民日报》[2011-12-22]



图片来源:科学网

系统仿真技术正成为继理论和实验之后,科学研究手段上的第三种方式,成为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伯虎**
《科学时报》[2011-12-16]

天文学家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地球附近没有会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恒星存在。每个世纪在银河系中大约会有一到两颗超新星爆发,但是要达到损害甚至摧毁地球臭氧层的程度,这种超新星爆发必须发生在 50 光年之内。

但事实是,我们周边的太空中任何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超新星爆发的恒星都远远超过这一距离值。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体系,在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到地球的星际事件的可能性都极其微小。

(随着 2012 年的邻近,2012 世界末日论也跟着愈发甚嚣尘上,有末日预言家

们声称在那一年将会有一次恒星大爆炸,这次巨大的爆炸将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美国宇航局(NASA)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 Francis Reddy**
美国宇航局网站 [2011-12-21]

在违背科学诚信的那一刻,你科研生命的棺材板就已经盖上了。之所以未被揭露,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成名,等你成名之后,就会有人站出来揭露……今后在从事科学研究时一定要严格自律,珍惜自己的科研生命。

——**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 王立华**
《科技日报》[2011-12-20]

中国被称为“挺进地心第一步”的“深部探测专项”实施时间是 2008 至 2012 年,耗时 5 年,耗资 11 亿元。这个专项包含大陆科学钻探选址与钻探实验、深地震反射剖面探测、大地电磁探测、地壳全元素探测等 9 个实验项目,集合了 12 位院士、200 多名研究员以及上千名科研人员,希望深层次摸清中国人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中国地形三个台阶形成的原因,到地震灾害发生的原因,一直到油气蕴藏、矿产分布。

——**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 董树文**
《光明日报》[2011-12-15]

全球每年有 1200 万公顷耕地沙化,相当于 3 个瑞士的面积。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非洲三分之二的耕地都将成为荒漠。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吕克·尼亚卡贾**
新华社 [2011-12-20]

现代科学技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方法,但在非洲等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因国际政治和社会原因等,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面临重重障碍。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Calestous Juma**
美国 Science [2011-12-18]

目前“千人计划”已实施 3 年,评出了 6 批共 1510 名“千人计划”人才,第 7 批上周刚刚在北京进行了答辩。在已评出的 1500 多名“千人计划”人才中,创新类大约占 70%,创业类大约占 30%。就拿我们这次来考察南京创业环境的联谊会成员

中,几乎都是创业类的“千人计划”人才,在国内多个城市都有公司。

——**“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会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施一公**
《南京日报》[2011-12-19]

2007 年实施的教师年薪制改革,是汕大重建教师评价体系,重塑教师尊严的重要举措。

过去是“计工分”,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上一堂课是多少钱,拿一个项目多少钱,什么都是明码标价。然后教授们就拼命去写文章,甚至把一篇文章变成好多小文章去发表。顾佩华校长来了后推广年薪制,不看你干了多少事,而是引入质量导向、贡献导向。

——**汕头大学副校长 乌兰哈斯**
《人民日报》[2011-12-23]

中国学生的基础比较好,大一时就较为成熟,而至少 1/3 的美国学生到大一时还没开窍。但中国教育太偏重训导,这让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缺点:太专一,不管闲事。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
《京华时报》[2011-12-23]



图片来源:科学网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别人送我外号“彭大胆”和“彭拍板”,当时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就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解决,这比无休止的争论高效得多。

——**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士禄**
新华网 [2011-12-21]
(责任编辑 杨书卷)